

馬佳

採訪「三坊七巷」

今年是七歲兒子的第一個暑假。雖然赤日炎炎，我還是帶他外出旅行，讓他從小養成「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意識。去哪裡呢？恰好見報上有則新聞，說福州正舉辦「宜夏·榕城文化藝術季《捌月·卿卿如晤》民謠音樂節」，久聞福州「三坊七巷」非常有名，當即決定就去福州。

早上9點從鄭州坐上高鐵，下午4點多就到福州，1,400多公里只用六七個鐘點，既快又舒適。孩子很高興，一路問這問那，表現出極高的興趣。走出福州火車站，迎面大廣告牌赫然標明：《捌月·卿卿如晤》民謠音樂會就在三坊七巷的「光祿吟台」舉行！真是太巧了，我們就「打的」直奔「光祿吟台」，夕陽下順着人流很快找到光祿吟台，它俗稱「玉尺山」，是宋代法祥院遺址，因宋朝光祿卿、福州太守程師孟常來此賞玩，清代林則徐和同光派領袖陳衍、鄭孝胥、林紓等人常在此聚會作詩，得名「光祿吟台」。

這裡花木葱蘢，有亭台樓閣和池水小橋，風景極美。民謠樂手們正在舞台上盡情演奏《小半》、《上下杭》、《南山南》等樂曲，台下擠滿遊客和市民。雖然閩地語言似懂非懂，樂手演奏的充滿青春激情的優美旋律，還是讓我覺得耳目一新，兒子也瞪大眼睛看得出神。當晚，我們在一家小館子吃了福建有名的莆田滷麵和桂花茶，在街上踟躕一圈，便早去旅館休息，期待明天好好拜訪嚮往已久的「三坊七巷」。

翌日一早，我倆就起床，匆匆用罷早餐，就走向「三坊七巷」。繞過福州著名的商業中心東街口和西湖公園，不遠就見一片老式建築，那便是三坊七巷了。這個歷史文化街區是福州一張名片，在大批現代化建築中尤顯得古色古香。街口豎有一個石碑，上書「三坊七巷係國家5A級旅遊區，是福州老城區拆遷建設後僅存的一部分，為福州歷史之源、文化之根」云云。我們走進去，周圍全是黑牆黛瓦的明清古建築，裡面街坊交錯，巷弄縱橫，石板路、黑磚牆，我和孩子邊走邊數，真的是三個街坊、七條弄堂耶！

正好有導遊在給一支港澳旅行團做介紹，我倆也趨前聆聽。導遊用普通話說：三坊七巷在晉、唐時期就已形成，是當時貴族和士大夫聚

居地，到清代和民國更趨鼎盛，至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歷史了。目前該區域尚存歷史民居270座，160處被列入保護建築，總面積有40公頃，約600畝。保存如此完整的歷史文化街區在全國也不多见，故有「中國城市活化石」和「明清建築博物館」之譽。三坊七巷古建築群先被國務院定為全國文物保護單位，2009年6月又榮膺「中國十大歷史文化名街」美譽。

我們跟着旅行團轉悠，先後途徑文儒坊、光祿坊和衣錦坊「三坊」，塔巷、黃巷、宮巷、楊橋巷、安民巷、郎官巷、吉甯巷等「七巷」。參觀得知，三坊七巷曾住過林則徐、左宗棠、嚴復、林紓、陳寶琛、林覺民、林旭、郁達夫、冰心、鄭拓等等對中國近現代有過重大影響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名人，他們在虎門銷煙、洋務運動、戊戌變法、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和滿清橋樑變等重大歷史事件中產生過舉足輕重的關鍵性作用，至今仍是福州和閩省的驕傲！

我們來到楊橋巷與南後街交匯處一個院落，這裡是冰心故居。我對「世紀老人」謝婉瑩——女作家、女詩人冰心一向傾慕有加，從小就讀過她的《寄小讀者》、《往事》、《繁星春水》、《超人》等作品。她的文字充滿對母愛和童真的讚美、對大自然的嚮往。冰心故居是一座坐西向東的三進院落，周圍有風火牆，兩院之間有長廊，兩邊翠竹掩映。大廳兩旁各有廂房。導遊說，這所院落最早是辛亥革命義士林覺民故居，林覺民犧牲後，其父為逃避清兵迫殺率家人離開，被冰心的父親——曾任北洋政府海軍次長和民國參謀官的謝葆璋買下。林覺民的侄女、大建築師梁思成之妻林徽因小姐也曾在此居住。

想不到一個遠離鬧市的深宅大院，居然棲居過三位名人，可見三坊七巷真不簡單！站在冰心故居，我想起冰心在她《我的故鄉》中對故居的描寫：「記得我11歲那年從山東煙台回到福州，我們家住『福州城內南後街楊橋巷口萬興橋石店裏』。這個住址現在我還非常熟悉和親切，因為自從我學會寫字起，父母就時常督促我給祖父寫信，信封也要我自己寫。這所房子很大，住着我們大家庭四房人……」

我們還來到「三坊」中第二坊「文儒坊」，



冰心和林覺民故居。作者提供

據說這個名稱在宋代就有了。想想也是，「文儒坊」三字，的確夠文氣、夠儒雅了！據《榕城考古略》記載，文儒坊「初名儒林，以宋祭酒鄭穆居此，改今名」。導遊說：宋代任國子監祭酒的鄭穆，是國家最高學府的首長，為從三品。明代抗倭名將張經、清代福建提督兼台灣總兵甘國寶也曾居住於此。最有名當屬清末大文人陳衍(1856-1937)了！陳衍曾任清朝學部主事、京師大學堂教習，民國時曾在各大學教授，編修過《福建通志》，是一位有骨氣的愛國文人。1895年他與林紓等人聯名上書清廷，堅決反對割讓遼東半島和台灣；1898年他作《戊戌變法權議》十條，力挺維新變法。

最難忘的是探望民族英雄林則徐故居了！林則徐故居即林則徐祠，現稱林則徐紀念館，位於三坊七巷邊上的澳門路上。古樸的石拱門兩邊，鐫刻「中興宗袞」和「左海偉人」八字。孩子讀了半天，不認識這個「袞」字，問我是什麼意思？我說：「袞」字念「滾」，是說林則徐是肩負國家復興的大功臣，也是他們家族中的驕傲。孩子似懂非懂，我說長大後你就懂了！祠門外牆上鐫刻虎門禁煙的浮雕，門前高懸「林文忠公祠」五個大字。走進大門，兩側迴廊立有20多面執事牌，院裡有個御碑亭，內有光緒三十一年立的「聖旨」、「御制碑文」等青石碑。再往裡走是樹德堂，室內塑有林則徐坐像，栩栩如生、一臉正氣，令人肅然起敬。樹德堂外有南北花廳、林家人讀書的曲尺樓，樓外是花木掩映的假山、魚池，堪稱地道的閩式古典園林建築。

我牽着兒子的小手，仔細閱覽林則徐生平介紹和他的珍貴手跡，得知他不僅是一位抗英銷煙、救國救民的民族英雄，還是指揮救災、興修水利和「中國放眼世界」的第一人……走出林則徐故居，我心中默念他的名言：「子孫若如我，留錢做什麼，賢而多財，則損其志；子孫不如我，留錢做什麼，愚而多財，益增其過。」「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孩子也跟着我大聲唸起來……

字裡行間

黃仲鳴

侍奉鬼佬的海客

一八七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小雨初霽，清廷首任駐英大使郭嵩燾帶着翻譯員張德彝，在倫敦街頭遇見兩位洋人，其一目光陰沉，態度卻還和氣；另一微笑頷首，一臉祥和。二人徑與張德彝攀談。郭大使他們頗感詫異，張譯員不過是他的從員，他們為何不向他搭話？

通話之後，張德彝才向郭大使說，那「目光陰沉」的叫福爾摩斯，是大名鼎鼎的大偵探；那「一臉祥和」的叫華生，是個「走方郎中」，是福爾摩斯的好友。在交談下，郭大使對福爾摩斯的觀察入微，推論出兩人的身份大為折服，道：

「英人觀人為事細密如此，頗合於古人所謂的『月暈而風、礎潤而雨』，見微知著之意，且推理精妙，非通《易》者不能領會其奧意，此所謂智者也。」

福爾摩斯卻不以為然，只說這是：「運用了一整套科學方法，這套方法非常重要；無堅不摧，無遠弗屆，鄰國昌盛，所賴殊多。」

以上這段倫敦街頭逸事，見於吳以義一部小書《海客迷奇：中國人眼中



中國海客面對西洋景的震撼，這書寫來甚有趣。作者提供

的維多利亞科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4月），稍為熟識史事者，當指為謬。因為，福爾摩斯和華生，是英國作家柯南·道爾所杜撰；一八八七年，第一部福爾摩斯《血字的研究》才面世，一八九零年出版《四簽名》，這位大偵探才名震天下。吳以義寫來煞有其事，將兩名頭頂辮子的中國人，堪稱大鄉里的清廷使者開一玩笑。這見於《海客迷奇》的〈引子〉。直到文後，吳以義才揭盅：「聰明的讀者早已看出，上面的對話其實是本書作者的杜撰。」

這「杜撰」十分有趣，由此而引出本書的主題。一八三七年，十八歲的英女王維多利亞登基，國運興盛，稱霸世界，維多利亞獨佔六十四年，而十九世紀簡直就是維多利亞的世紀，科學發達。一班「海客」除上述兩位外，還有斌椿、志剛、李圭、劉錫洪，和在香港出發外遊的王韜，通過他們的眼睛和記錄文字，講述出英倫的萬獸園、天文台、皇家學會、化學、郵政局、大英博物館的建設和輝煌，對這些「中國異客」是如何的震撼好奇，面對這些與中國傳統文化格格不入的現代科學，他們的心境究竟如何，本書都有分述、分析。吳以義指他們「在一八七零年前後看見的科學，是一棵已經生長了兩百多年的盤根錯節的大樹。他們首先注意到的，是枝葉茂盛花果異；他們很難，或許根本沒有可能去了解這棵參天大樹當年是怎樣由一小顆樹籽萌發，破土而出，怎樣生長枝幹，怎樣沐浴春雨，怎樣抵禦風寒。」要深究，這就要一顆科學的腦袋。

〈引言〉引出福爾摩斯，意義深遠，凡事要追根究柢，去發掘真理，找出其理據，那才能「破案」。晚清那些「離開父母之邦，去侍奉鬼佬們」（本書第一節篇名）的「海客」，不僅獵奇，還詳加記錄，對未來的中國，當起重大的啟示和作用。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一塊肥羊肉落在狗嘴裡，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

廣東人則較多用以下的一句：

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

「肥羊肉」喻美女或才德兼備之女子；「狗」喻醜漢或膚淺低下之徒。耀眼光貴的「鮮花」與可算一文不值的「牛糞」造成強烈的對比。

1991年，美國和路迪士尼公司（The Walt Disney Company）推出了經典童話《美女與野獸》（Beauty and the Beast）的動畫版。自始，人們也會用「美女與野獸」來形容一對在長相上不匹配的戀人或夫妻。

不知是否命運的播弄，塵世間出現了不少女方智巧美艷、男方愚拙醜陋的婚配，令人嗟嘆。自古以來，名著中不乏這方面的調侃描述：

飛渡偏騎驢馬走，巧妻常伴拙夫眠

駿馬卸鞍飛渡走，美妾常伴拙夫眠

對於不大相襯的東西，西方人會這樣說：

To put new wine into old bottles.

（舊瓶裝新酒；新意念以舊手法來表達，太浪費了！）

To play dance music at a funeral.

（在喪禮上奏舞曲）

不要以為「高白美」（女神）配上「高富帥」（有錢俊男）才算公道，廣東人對此有以下忠告：

靚仔冇本心；男人有錢就身衰

有魅力、有實力的男士較易碰上或製造冤偶，因此對伴侶的忠誠度特別低，婚姻的和諧較易受到威脅；反而那些長相一般卻擁有一技之長的男士會比其他男人對婚格格滿足和珍惜。不過，也不要以為找個「窮『婬』醜」，甚至年紀不輕的枕邊人就有安全感，筆者可告訴你：「鴛鴦頭都有冇鼻菩薩」，意味着差勁至極也不能排除「出軌」的機遇。

- 1 雖說「假假地」（亦作「大大話話」），但是所述情況屬真確，只是當事人的表現有所不同；如他是從外國回來，其英語水平應不錯，可他卻是一般的。
- 2 「陰質」，中有「質」的本字是「鴛(zat1)」；「陰質」原指毆打行善的德行之功，「陰質」、「陰功」，後多指其反義——傷天害理的不善行為。
- 3 「一個餅印」，亦作「成個餅印」；指倒模一樣。
- 4 「滾」，粵方言借字，讀「錄」；與「煉」同義，指把食物放到沸水中略微一煮就撈出來吃。
- 5 「抱」，同「抱」，讀「暴」，有禽鳥孵卵的意思。「抱住」借指守候多時。
- 6 「威」，有讀作「wet」，喻風花雪月。
- 7 「趁」，讀「錫」，短小的意思。
- 8 「薦」，讀「煙」，音變讀「覓」，物不鮮之意。「盲」，音變讀「盟」，有對事物不能辨認之意。

【專欄簡體版】https://leoleung2016.wordpress.com/

詩語背後

江鄰

一路無座到香江

這是一次設計不出來的經歷，只可遇，不可求。

半個月的休假結束了。按計劃，從老家黔江乘火車到廣州，再轉車經深圳返香港。開始時，一切順利。車票是一早就在網上訂好的軟臥，K191次，18:00開。提前半小時進站，坐在候車室的長椅上，心裡非常踏實。陸續給父母、弟妹們電話微信道別後，只等剪票上車了。

可是，還是出了意外。列車已經駛出黔江站七八分鐘了，我還坐在候車室的長椅上。心裡突然一緊，腿有些發飄，腦海中猛地響起火車離站的轟隆隆……

現在想來，意外的出現，並非無跡可尋。突如其來的兄弟除嫌，讓我心有所礙，患得患失。當天上午，在父親的努力下，以給我送行的名義，一家人坐到了一起，但相互指責和辯解，雞毛蒜皮，最後大弟不辭而別。是偶然誤會，還是性格不合，或者三觀差異？兄弟姊妹今後怎麼相處，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如何共同往前走？旅程的表面順利，掩不住內心的雜亂，行動難免進退失據。

客觀上講，黔江車站上下車的人太多，也讓我大意了。似乎聽到了通知乘客登車的廣播，但我沒有立即起身，以為是車站慣常的提前通知，離火車進站還會有一段時間。印象中並沒有看到下車的人流，也沒有看到候車的人龍。長期坐飛機形成了慣性思維，通常候機要好長時間，安檢通關驗票，一道一道，總是不慌不忙的。沒想到火車的邏輯完全不同，尤其在黔江這樣的經停小站，又不是旺季，下車幾個人，上車也幾個人，靠站只不過幾分鐘時間。一走神，我便在這幾分鐘裡錯過了。所謂自信滿滿，想當然，大意失荊州，指的就是這種情況吧。

現在面臨兩個選擇：一是改乘緊挨着的K687次，18:37開。這趟列車時間倒是合適，但不要說軟臥硬臥，硬座票也賣光了。十七八個小時的夜車，全程無座，不知身體是否吃得消。二是後半夜有兩趟車，尚餘少量硬臥票。這需要在黔江再呆七個多小時，到廣州也相應推遲，輾轉返港就得深夜，可能影響第二天的安排。

怎麼辦？想來已有二十多年沒坐過火車硬座了。當年硬座車廂人擠人無立錐之地的記憶，加上年齡和身體因素，面

對這麼長的車程，心裡是不踏實的，甚至有些恐懼。但時間已不容我猶豫，還有十幾分鐘列車就要進站。於是孤注一擲，買了張無座票，上車再說。

車站售票員給我無座票時，建議我上車就去補票。她對我態度極好，非常耐心，不知是看在我年過半百的分上，還是同情我白花了軟臥票錢。因原訂的票已改簽過，按規定不能再改簽了，只能另外買票。售票員忍不住嘟囔了一句「看你這錢花的」，我心中竟是莫名地一暖。

票雖無座，卻也安排了車廂。我被安排在三車廂。進入車廂，但見秩序井然，行李架收拾得很整齊，列車員拖地、收垃圾都很勤。乘客滿而不擠，各種年齡都有，總體看比我年輕。站着的，在車廂連接處坐着、躺着的，都很適然。間或有幾個空座位，大家輪流休息，無需多話，一個眼神一抹微笑足矣。這種整潔、平靜而自然的氛圍，倒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置身其間，竟似水乳交融一般。

想到夜裡時間不好打發，一上車就試圖去補臥鋪票。三車廂的列車員告訴我不會有臥鋪的，但可以上八車廂列車長辦公席試試。第一次去沒有補上，列車長讓我過了懷化站再來看看。列車到懷化時已是夜裡十一點多了，還是沒有臥鋪。列車長說，不可能再有了。

只得另外想轍。我來到餐車，見有不少空座位，就勢坐了下來，準備在這裡度過長夜。列車員過來說，需要買茶點位，我掏出35元買了盒茶點。然後在雙人椅上躺下來，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但不斷地醒，主要是椅子太短，腿伸不開，蜷着，腰酸背疼。醒來換到對面椅子，沒想到翻個身又迅速入睡了。顯然是因為頭天在家裡沒睡好，真疲倦了，加上心裡已經完全接受了無座的現實。有了從容的心態，沒有什麼是不可忍受的。昨晚在舒適的床上輾轉反側，此時卻在逼仄的椅子上酣然入睡，想想也是醉了。

一夜之間，不知換過幾次椅子，睡了有幾覺。醒來，已是早上五點多。車窗外，天光漸開，曙色依稀，綠色的山嶺溝壑飛馳而過，竟有些神清氣爽的感覺。

到了廣州站，情形與黔江站完全不同。去窗口買了最近一班廣深和諧號列車，又是無座票。出站進站，滿眼烏決

決排隊轉車候車的人。眼看發車時間快到了，由於黔江的失誤，心裡有些緊張。不曾想，一會兒通知晚點一刻鐘，一會兒廣告提前五分鐘停止剪票，一會兒兄打出標語已停止進站。其實，壓根兒還沒開閘。大約過了半個多小時，才開開放人。上車後，有半數乘客都是站着的，過了東莞才找到座位，廣深一線的繁忙可見一斑。從深圳轉乘輕鐵到香港，本就是無固定座位的。這時反而習慣了，坐亦可站亦可，平安到家。

想想這一路，無論是在硬座車廂裡找臨時座位，到餐車休息過夜，還是去軟臥車廂洗漱上衛生間，心裡都是從容的，並沒有絲毫忐忑不安。大約是經歷豐富了，多次坐過軟臥硬臥，居高臨下，坦然淡定，對環境便有了足夠的控制力。

一路無座到香江，雖說無座，卻坐了無數個座位。有的是臨時空位，有的是別人讓座。見了座位就坐下，因故離開又被別人坐了，非常自然，毫無違和感。進而想到，人生之旅，本就是無座的。社會通過設定各種位置，構建秩序並實現運轉。對個人而言，這些位置卻是暫時的。大家爭來搶去，其實都是從別人手裡來，到別人手裡去，過程而已。

這次暑月回老家，原本是養病的。閒散之中，發生了幾件偶然的事兒，湊在一起，頗覺有趣：身體一向挺好，耳朵卻出了問題；去河裡游泳，眼鏡掉了；收拾行李，把手錶忘在了家裡。這不是預示著，生活並不需要聽得那麼清楚，看得那麼真切，過得那麼爭分奪秒？

十幾年來，彷彿過着一種「被安排」的生活。出休休假，習慣了有人接送。終日忙忙碌碌的，自理能力卻在下降。該是時候走出來，實實在在過尋常日子了。從這一路乘車經歷看，尋常生活也並非想像般不堪。有些困難，一咬牙，就過去了。有些不平，一梳理，就坦然了。填一首《如夢令》，寫此時心情——

任爾波翻浪捲，我自閒舟泊岸。
有皓月當空，須得臨軒把盞。
何怨，何歎，一笑浮生過半。